



李佩甫 著

李佩甫，男，1953年生，河南许昌人。

一级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自1978年以来，先后发表、出版长篇小说五部；中、短篇小说选集三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三部；另有中、短篇及散文、报告文学等数十篇，计三百余万字。代表作品有：《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羊的门》等；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豌豆偷树》、《画匠王》、《黑蜻蜓》、《学习微笑》等。作品曾先后获全国“庄重文学奖”、“飞天奖”、“百花奖”、“华表奖”、《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中华文学选刊》“首届文学奖”等二十余次文学奖励。部分作品曾被翻译到美国、日本等国家。

Hei Qing Ting

黑 蜻 蜓

中国
经典乡土
小说六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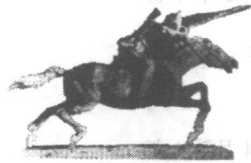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黑 蜻 蜓

李佩甫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蜻蜓/李佩甫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1
(中国经典乡土小说六家丛书)
ISBN 7-5033-1329-3

I. 黑… II. 李… III. 中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77291 号

书 名: 黑蜻蜓

作 者:李佩甫

责任编辑:侯健飞

装帧设计:蒋 浩 唐卫建

责任校对:凌 云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三河市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7.625

印 数:1 - 8000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33 - 1329 - 3/I·1151

定 价:12.80 元

序

曾镇南

收入这套中国乡土小说丛书中的三位中国大陆作家——李佩甫、刘醒龙、何申——的中短篇小说集的书稿，放在我的案头已经很久了。一篇在读者的阅读上多少能起些导引作用的序言，应该是在全部读完这三部书稿之后，才能写得比较切实中肯的；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能从这三本集子中每本依目录顺序选读头三篇，就这九篇已读过小说和作家的风格谈一点管见，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

李佩甫是从河南中原大地的

田野深处走出来的一位认真而执著的作家。他的小说，以剥露农村生活的真面，尽显笔下人物的妍媸，运思幽深，立意孤峭见长。“乡土小说”这名目并不能范围住他的创作畛域，因为他也能写城市。但即使他写到城市，他的忧愤的，有时甚至有点愠怒的眼光，也往往是从田野这个参照物上折射出去的；更不用说他那些描写农村生活和人物的小说中沉沉地跳动着的乡土血脉和郁盘着的乡土情结了。

就我这次读过的《败节草》、《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这三篇小说而论，最便于我们一窥作家

的乡土情结而且透露出了些许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不能不首推《黑蜻蜓》。这篇小说从一个长大后成了作家的“小脏孩子”的童年回忆展开叙述,把一个一生只知勤劳苦做,耳聋心不聋,人穷志不穷,言寡情不寡的普通农妇二姐的形象,活脱脱地刻画出来了。那个似乎成了“精气”的缓缓移动过来的大草垛下用细腿支撑着的8岁的小妮子;那个“日子过得艰难,人又撑得极大”,十几年不到姑家走亲戚,送礼一出手就是半扇猪的“死妮子”;那个也有着自已青春的秘密,在鞋底上绣着黑蜻蜓,有主见也有情义的女孩子,那个为国家奉献了儿子,把老式织布机使用到坍塌破碎为止,只活了47岁的农村妇女;这一个个影像在我面前交混叠印成一个无声无息却形神毕现,无怨无悔却情义兼备的二姐形象。这个人物是深深地浸润在作者的感情里的。当小说里“我”的新婚妻子讶异于二姐衣领上的虱子并流露出避之唯恐不及的神色时,“我”不禁对城市女人的浅薄和挑剔愤然而斥了。在这里,二姐的存在,成了“我”生命中的根基,成了“我”的社会伦理热情和道德感的一种触媒。在这篇小说中,隐伏着一条通

向李佩甫的心灵世界和创作心理的秘室的可靠通道。

而且,《黑蜻蜓》也丰赡地展示着这位作家湛深的观察力和曲达的表现力。试读二姐的未婚夫借别人的一身新的蓝衣服来相亲的情景和二姐退钱却留下红纸包儿的描写,是多么有力而蕴藏丰厚啊。这个情节和后面二姐一家人穿上自己缝制的“一色蓝”,组成“蓝色小分队”到姑家参加“我”的婚礼的场面,形成了绝妙的前后呼应,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实在是神来之笔。一斑可窥全豹。即使在艺术上,《黑蜻蜓》也无愧为李佩甫的代表作的。

当然,如果就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人物性格的社会生活内涵,作品的社会意义而论,也许有的读者会更喜欢《败节草》和《无边无际的早晨》。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着力于刻画那种从中国农村多年来的沧桑变幻中历练出来的、带点“贼”气和戾气的农村干部形象。李金魁也好,李治国也好,他们都是从极度贫穷的乡野底层挣扎出来,迂回地在所谓“仕途”上攀援上来的。在他们身上,带着生存环境逼成的种种生存拟态,也带着某种于连式的无情无义和不

择手段。作家在剥露这些的时候，笔锋真是锋利无比，足以穷形尽相的。但这种剥露的内里，似乎为一种孤愤所驱动，所控驭，有时就不免有点刻意了。两篇小说中，《败节草》中的李金魁，更多一些知识的狡智，其经历的大起大落，其判断形势以决行藏的天然直觉，被描写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但李金魁升到市长位置之后的种种描写，和他无意中掌握了市委、市府班子中 37 人受贿记录之后抛硬币以决定自己下一步举措的小说结尾，给人以仓猝之感，并且和小说前面的大部分篇幅中浑和的农村生活故事、情调、氛围不太协调。而《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则更带农村“贼”娃子的精贼和戾气。这个吃百家奶长大的孤儿在当上乡长后硬撑出来的冷面和铁腕，以及这冷面和铁腕后面的内心冲突，的确是写得很深刻的；但有的地方略有张扬之感。倒是那个小金魁的监护人三叔的形象，真是绘声绘色，无懈可击，笔墨不多，却意味深长，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似乎比李治国的形象更深切持久一些。作家在不经意中以俭省的文字勾勒出的次要人物形象，往往比他刻意突出、浓墨重笔描写的主要人物

形象更鲜活、更自然，这是小说创作中屡见不鲜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很值得留心艺事者深思的。

二

刘醒龙是生活在湖北，有长期农村基层生活经验的作家。他擅长通过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心态、言动的精妙描写，来表现他对农村现实关系的深刻了解，使像我这样对农村情形、农村干部只有远远粗粗地一望的印象的人看了之后恍然大悟，大为叹服，并生出无限的感慨来。他也钟爱乡土乡风，对城里人城里事颇有微辞，但他的情绪却是和缓的，讽刺是略偏于轻嘲的，故事也往往带些喜剧色彩。

置于卷首的《路上有雪》，最能见出刘醒龙乡土小说的这种老到而轻快的特色。小说讲述了一个通过考试被提拔任命的乡书记安乐履新之初的一段生活故事。这故事从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安乐所辖的一群村支书的不太正常的举动开始，然后场景移到乡里、村里，渐渐掀开帷幕，突然爆出意外，屡屡在一筹莫展之时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最后平和地把你引渡到真实的乡土生活之流里，让你不无忧虑也颇觉宽慰地感受缓缓变革中

的中国农村蹒跚前行的步履和生活变化的脉动。刘醒龙实在是能讲述故事的。他把只有小波小澜、有惊无险的农村基层工作和平淡无奇、琐碎零乱的农村日常生活，组织成了悬念迭起、兴味无穷的套中有套的故事，吸引你不嫌絮叨地读下去，从有些神思不属到终于全神贯注，欲罢不能，这里有着怎样的魔力呢？我想，首先是由于对生活内情的了解之深而给出的新鲜感。使我们一听就会拊掌称善的治乡良策——比如翻修校舍，兴办乡村企业之类——原来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变为秕政；而让我们一提起来就蹙额叹息的乡村干部催征逼讨的强硬粗暴，在某种境况下却又是以邪制邪的有效办法；在一般情况下需要竞争竞选上任的村干部，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来一次集体大逃亡；而往往是面和心不和的乡书记和乡长的关系，在安乐和高天元的故事里，却是如此配合默契、心领神会。在这些出乎意料、略带荒诞的故事的进展中，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农村生活，真实的农村工作。“正因写实，转为新鲜”，这真是小说艺术的不可移易的铁则。其次，这篇小说吸引我的，还有安乐和高天元这两个一新一老的乡

干部身上那种真的人的活气息。年轻的安乐的机敏善悟和他对高天元的善解人意的呵护，他的果断处事和柔情缱绻，他的上进心和幽默感，都描写得恰到好处；而高天元的奇特的被默许的“重婚”生活，他的伪造车祸的狡智和痛斥在外游哥们的气势如虹，无可辩驳，也写得入情人理，或脉脉含春，或虎虎有生气。最后是作者对乡村生活的那种乐天的也不回避矛盾的态度，这大概也是中国最大多数读者所乐于接受的。乡路上是有雪，也许还有深的雪坑，但已经有像安乐、高天元、毕建成这样一些踏雪而行的早行人，雪是会化的，路是会拓宽、延展的，生活在迟缓而迂曲地进步着。——这不正是中国整个的现实的缩影吗？

《大树还小》和《白菜萝卜》从两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淳朴正直的乡下人的赞美和对浅薄自大的城里人的嘲讽。前者是关于“文革”中知青生活的再咀嚼，弥漫着悲剧的氛围；后者是现在乡村的人事与城里的人事的交融与碰撞，微带轻喜剧的色调。如果说，《大树还小》中秦四爹的重情尚义与白狗子的无情无良（他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纳有恩于他的农村朋

友之女为“小蜜”!)形成了鲜明的对蹠。如果说这种安排使得小说的道德谴责的意思过于直露的话,那么,《白菜萝卜》中的农村汉子大河与进城经商的弟弟小河、寡居的卖服装女商人佩玉之间发生的冲突、纠葛,则表现得比较含蓄微妙,只是客观地把两种不同的人生样态和文化心理相映成趣地展示出来罢了。其实,农村虽然有愚昧落后的一面,但中国农民的血性、正气并不能掩;城市是藏龙卧虎、引领社会潮流的处所,但八方杂处,九流交汇,却也较多藏污纳垢之地。更何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接合部的扩展,小城镇的兴起,使得城乡生活,城乡人物之间的界域,不再那样犁然两割了。作家的恋乡拒城的情绪,原也无需那样强烈偏执了。白菜萝卜可以各有所爱,也不妨兼爱并取。大河虽然不能全部接受佩玉,但不也终究一度睡在一起了吗?

三

倘若说刘醒龙带着些江北江南的聪颖气,李佩甫严守着中原大地的古道风,那么,身处燕北的何申,则更多一些北方汉子的豪爽劲道;这在他的小说中是看得很清楚

的。

何申的小说,我是读过很多的,每一把卷,就读得津津有味,常常有“没事偷着乐”的时候。这次又读了《乡村英雄》、《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富起来的于四》这三篇,又感受了一番这种读小说的愉悦和开心。

《乡村英雄》是一篇“文革”乡产政治闻人赵德印的轶事录。因为特定的时代机缘,发明了大粪高温发酵法的老农赵德印,一度被提拔到县革委会常委、“九大”代表的高位,由此引发一连串在那个时代习以为常,如今看来却是荒唐笑话的故事。像这样的人物,因其属于那个被否定、被唾弃的时代,大抵带着滑稽的悲剧色彩沉没到历史的烟尘中去了。但何申写他,却不止于嘲笑揶揄,而是较深地写出了造成这样的人物的社会环境、时代风气,使我们看到了是怎样的时代条件使一个朴实粗豪、勤劳耿直的乡下能人扮演了力不能胜、身不由己的政治点缀角色,弄出了诸如让乡民躲原子弹,咬定林彪乘坐出逃的“三差鸡”是被导弹打出个大洞才坠毁等等让人哭笑不得的喜剧。同时,何申还更深刻也更真实有力地写出了,是怎样的现实农村生活

条件和农民固有的传统智慧,使这样一个被抹上可笑的政治油彩的老农,在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境况中,终究显露出了正直仗义,颇具远见的英雄本色。在生产实践和乡间生活中形成的朴素的眼见是实、实事求是的农民思维方式,在初步的文化学习的滋润下,便从政治乱云浊雾的间隙,伸长出了嫩绿清新的思想枝条。在赵德印那些用俚俗粗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远见卓识”(如“历朝历代的嘎咕人,都没好下场”;“难说呀,能把船翻过去,就兴许能把船翻回来”;“庄稼人,首先得吃饱肚子,毛粮一年三百六,拿啥实现机械化?”等等)中,的确有着一种任何情势下都恒定的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知灼见。而在赵德印的公道直行的行事(如对刘四海的防范与教育,对骂过他的知青的大度处置,对仗势“撬行”的梁玉华、周强的强硬反击等等)中,更可见出这位宁折不弯,敢作敢为的老劳模的草莽英雄气概。这位粗豪可爱的赵德印,使我不禁想起鲁迅说过的一段话:“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喝中国农民的“狼奶”长大的鲁迅对中国老百姓的这一判断,和何申笔下的赵德印身上正直、求实的英雄品格,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乃至将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仍然是可靠的、屡试不爽的指针。何申在小说标题下引“温故而知新”牟其端,看来是不为无故的。

《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中描写的经村民大会选出来的葫芦峪村民理财领导小组组长钱旺的有趣故事,则是何申从当前中国农村人民民主的新发展中,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切割下来的一个“活体切片”,它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和艺术意味都不能不使我们刮目相看。实际上,钱旺在执行其理财监督职责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咬定死理不放松的较真劲儿,软硬不吃随机应变的柔韧劲儿,不怕鬼不惧邪的硬气劲儿,都是和《乡村英雄》中的赵德印一脉相承的。但他的“从政”,是民选而自愿的,和赵德印当年由上头指定不太情愿不同。而且他的从政内容,是有法为据、具体可行的,和赵德印当年参加常委会却茫然无所措手足也大异其趣。但他从政遇到的复杂情况,却也是赵德印那会儿不可同日而语的。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情况,使钱旺

看起来有点像摇摇晃晃独战风车的堂·吉珂德一样。正如同情并协助他的村会计钱素霞所说的那样，如今像钱旺这样的人太稀少了。物以稀为贵，人以正为宝，正气的确是在钱旺这一边。当妻子请进屋来诱迫钱旺为他们的非法开支条盖戳子的村干部“多担待，别生气”时，小说是这样写的：“钱旺瞪了她一眼，他想横竖也是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得公公正正像戳子那么立在那儿活。再有就是纸里包不住火，肚里盛不下屎，啥事都有个真相，没权没势受气是暂时的，早晚有一天还得天是天地是地，人间有正气……”这是多么硬朗澄澈的想头！作家把支撑钱旺灵魂的支柱竖出来给我们看，最后又让钱旺挺身而出报警捉赌扫黄，暗下决心竞选村主任……这也许是有理想化了。但是，把生活中还那么稀少的这一粒民主的良好撒入自己艺术构思的苑囿，多浇一些作家主观感情的雨露，以促其发芽，成长，伸枝，展叶，使它的无限生机和光明前途展现出来，这不也是力促生活前进，力求人生改善的作家应有的艺术权利吗？

还有一篇《富起来的于四》，读来更是令人忍俊不禁。于四原先

是个穷得上不起学、父亲临终想吃口肉也吃不上的农民。改革开放后，“箍得跟水桶似的”政策松了，他也就可着劲儿往富里折腾。这个人精力旺盛，脑筋灵活，心眼儿活泛，很快就先富起来了。作家着重写他富起来后的一次次折腾：给儿子举办的张扬而尴尬的婚礼；为确保木材供应强迫女儿嫁入大山沟；给媳妇的塌鼻子整容，闹起往松树坡给父母迁坟的风波……这于四“好像一颗火星子，跑到哪哪里就得燎起点火来。而他自己像是水火不怕的孙悟空，翻来覆去伤不着他一根毫毛，周围的人却水呛火燎地被折腾个够呛”。中国农村中像于四这样能量大胆子大不安现状不循常规的能人奇人还真有一些，在他们的折腾故事中，最能见出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和斑驳奇特的多样性。作家能和于四这样的拔尖人物保持朋友关系，在接触给予有限的教育、影响和帮助，使他后来多少也认识到自己没有文化的局限性，哪怕自费也要逼儿子上学，这当然也很有一些意味。但这小说的价值却不在于作家想含蓄地提出的对富起来的农民的教育的重要性问题，而在于何申在于四的折

腾中客观地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合理的生存、温饱、发展的种种欲望怎样以荒唐可笑的形式出现。即使在最令人发噱的强迫妻子做隆鼻手术的故事里,不也隐含着令人有些心酸的人的爱美的潜意识吗?

何申的小说充满了有趣的故事、谐谑的语言、民间的智慧、乡土的气息,而且时代感强,常常写出

一些人人笔下所无的新鲜人物。(如钱旺)但他有时往人物身上堆垛了太多的笑料,有时难免有把人物漫画化的油滑倾向。这是在今后的创作中应该力避的。

2001年4月18日
于西坝河北里寓所

目 录

序	曾镇南 (1)
败节草	(1)
黑蜻蜓	(57)
无边无际的早晨	(89)
红蚂蚱、绿蚂蚱	(137)
豌豆偷树	(164)
村魂	(206)
后记	(229)

败节草

1 儿时，他的记忆是从一株草开始的。

那时候，他还没有正经名字。

只知道：爷叫捆，爹叫绳，他叫辫儿。都是咙喉喊出来的。

记得，娘上地时常把他捆在一根绳子上，一头拴在娘身上，一头拴在他身上。娘在前边割豆子，他在后边的豆地里爬，活活一个土孩子。娘割得太远时也会把绳子解开，让他带着一根绳子爬，绳长，也落不太远，不会出事的，他就这么爬着爬着站起来了。他走路并不是人教的，而是在田埂上摔出来

的。他在田野里爬来爬去，爬着爬着就走起来，尔后他栽倒在高粱地里，就摔在一株小草的跟前。他趴在那里，像气肚儿蛤蟆似的，很久很久站不起来。眼前晃着那么一株小草，整整一个上午，他就一直趴在那里望那株草。那草曾给他打下了强烈的记忆，以至于成人之后，他仍然记得那株小草的状态。那是一株很瘦很弱、细线一样的小草，秆是青色的，微微泛一点灰，泛一点点白，草节上还有一些麻麻淡淡的小黑点，让人看了心寒。他说不出为什么会害怕，可他就是怕，那么弱的一株小草，他怕。后来，

也是到了后来，他慢慢地伸出小手，抓了那草。当他把草抓在手里时，他发现那草已经散了，草是自动散的，草散成了一节一节的，他抓在手里的只是一些碎了的小节节……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散呢？这个疑问也许只是一个讯号，一个存留在小小脑海里的讯号，完整在一刹那间分解了，脑海里却存活了一个疑问。一直到很久，大些了，当他成为一个割草孩子的时候，他才知道那叫“败节草”。这时候“败节草”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记忆信号，他就这样记住了“败节草”。

然而，记忆是延伸的，与“败节草”有关的是一段声音，如果没有这个声音，他也不会记得如此深刻。

那其实是一个字。

就在那片高粱地里，他还拾到了一个字，他听见有人说：“脱！”

那个字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带一种不容置疑的果决，很突兀。那个字很干，很硬，是哑声迸出来的，就像是夹板一样，一下子夹住了什么，夹出了一片橘红色的恐怖。那个字还甩出了一股簌簌的声响，一股甜腻腻臭腥腥的气味……“脱”很生动，就这么“咚”一下打在了他的耳膜上！尔后他的

记忆曾不断地对这个字进行修饰，一次又一次地增补删改。在以后的很多日子里，他曾无数次地重复过这个“脱”字，他曾经一个人偷偷地躲在麦秸垛里默念“脱、脱脱脱……脱！”那个字太生动了，他念了就笑，念出了很多愉悦，也念出了五光十色的润味，于是就有了“白亮亮”的感觉。这个字跟“白亮亮”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联系出了更多的内涵。在时间中，“白亮亮”有了无限的扩展，直至定位。于是在一片青色的高粱地里，他看到了麻子五爷和幺婶。这是记忆的重复，还是那么一个“脱”字……这个“脱”字终于跟“白亮亮”勾在了一起。

就这样，“脱”字成了他儿时的第一个玩具。他是在心里玩的。

“二脱”和“一脱”是有差别的。一脱仅仅是一个字，是嘎巴脆；二脱却是一组字，是阴阳声。在那片青色的高粱地里，高粱叶子哗啦哗啦响着，那些字就像是炸豆一样一个个迸落在他的头上：

“脱。”

“……桂生……”

“草。”

“红叶他爹……”

“草。”

“红叶他爹……”

“草！”

“……”

这些字是需要时光来翻译的。他看到的是情景，在情景中麻子五爷肩上搭着一件土色的汗褂，光脊梁站在那里，歪着一张汗浸浸的麻脸；幺婶身上背着一捆草，头上蒙着蓝花格格头巾，头深深勾下去，尔后是草捆慢慢地坠落在地上。接着，幺婶蓦地摘下蒙在头上的蓝花格格头巾，只见她半弯着腰，一双手“唰、唰、唰、唰……”眨眼之间，在四周的高粱棵上刷出一抱叶子来，随手铺在了地上，接着，她一件件地脱去身上的衣服，赤条条地躺在高粱叶子上，夕阳照着一片白亮亮的沉默……

后来，在时光中，经过一次次的哑磨，一次又一次地把玩，他隐隐约约地明白了那组字的含意。他先是在语气上感觉到了“脱”字的深刻。他觉得那不是个字，那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为什么说脱就脱呢？为什么别的人就不能让幺婶脱呢？在村街上，他亲眼看见幺婶把一碗饭泼在了石碾身上，因为石碾趁她不备，在她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石碾那样壮，可石碾还是吓跑了……当然，等他认了一些字之后，他首先懂的就是这个

“脱”字，他认为“脱”的真实含意就是脱了衣服用肉体说话。很生动啊！接下来，他又逐渐明白了那组字的外延，在特定的环境里，他在那组字里品出了对抗的意味，“脱”是命令，“桂生”是抗拒，那抗拒是一步一步的。他在第一个“草”字里品出了低贱，在第二个“草”字里品出了不屑，在第三个“草”字里品出了带有威胁成分的鄙夷。他曾经有很长一段不明白“红叶他爹……”是什么意思，不明白“红叶他爹……”跟这件事的关系。慢慢，慢慢，他才品出了对抗的剧烈，在那片高粱地里，这是幺婶最为强烈的一次反抗！桂生是幺婶的男人，而对应却是“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幺婶抬出了“红叶他爹”，红叶肯定是一个女娃，却有这么一个好听的官名：红叶。红叶是谁？而红叶她爹又是谁呢？这是一个语码，是一个暗号，分解后他得出结论，这不是大李庄人……可是，她的力量仍不能抗拒麻子五爷，她的对应还是一个“草”字，看上去虽简简单单，可幺婶无奈了，她再次强调了“红叶他爹”……而麻子五爷最后喊出的那个“草！”字的含义极为丰富，那里边包含着在平原上可以傲视一切的东西……可那又是

什么呢！

在一个时期里，他看见幺婶的三个儿子在茁壮成长。幺婶在三个儿子大国二国三国全都长得虎头虎脑的，一个比一个壮实；而那时候他却像麻秆一样瘦小，他的碗也小，他只有一个小木瓯，他饿。

在村街里，幺婶的三国曾气势地对他说：“辫儿，你过来。”可是，待他一走过去，小小的三国一下子就把他推倒了，摔他一个满脸花！

他反抗过，他曾经把幺婶的三国引到一块埋了草蒺藜的地里，尔后把他一下子推倒，让三国滚了一身草蒺藜……可是，大国、二国、三国一齐来了，他们把他按倒在地上，差一点就把他卡死了……大国说：“让他喊爷！”他不喊，他实在是不想喊。二国说：“不喊让他吃屁！”于是，三个国一个个褪下裤子来，坐在他的脸上，一人放了一个响屁！屁很臭，一股子红薯味。他哭了。

后来，他把这次反抗的失败归结于红薯。这是关于屁的总结，从三个国放出的屁里，他闻到了足量的红薯味，那就是说，幺婶家的红薯多！三个国有足够的红薯可以吃，而他，却从没吃过一块完整的

红薯。

时间仅仅过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看到幺婶一次次地上地割草。而割草的幺婶却一次次地躺倒在田野里，像败节草一样分解开来，让麻子五爷用肉体说话……麻子五爷嘴里喊出的那个“脱”字已经失去了那旧有的霸气，而变成了一种温和的絮语。那字后边也常加上一个“吧”，那“吧”肉肉的，带一股黏黏糊糊的气味。每到最后，麻子五爷总要捏着一个地方，说：凉粉豆。

什么是凉粉豆呢？

当麻子五爷又一次说过“凉粉豆”之后，就再不见幺婶上地割草了……

突然有一天，他看见麻子像死灰一样蹲在村街的一个墙角处，他像是眨眼之间老了。他蹲在那里，手里哆哆嗦嗦地捧着一只老碗，正在“嗞嗞喽喽”地喝面条，这时候幺婶走了过来。幺婶挺身从麻子五爷身边走过，就在她将要走过去的时候，她却突然勾下头，“呸！”一下，朝麻子五爷碗里吐了一口唾沫，而五爷连头也没有抬，他只是缓慢地动着筷子，木然地望着那口吐在碗里的唾沫。久久，他像是终也舍不了那碗面条，竟然把那带有

唾沫的面条吃下去了……

在那一刻，他简直是目瞪口呆！

于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凭着那一株草和一个字的启示，在无意间接近了平原的精髓。

2 辫儿到了八岁才算有官名，那官名是一位当过私塾先生的小学老师起的，先是唤做李金斗，后又改成了李金魁。

关于这个官名，他们全家曾有过一次认真的讨论。

日光晃晃的，捆坐在门坎上眯细着眼儿，一边捉虱一边摇着头说：“怕是太贵了吧？草木之人，只怕压不住。”

绳是站着的，绳说：“人家没收钱。”

捆说：“驴性！我说钱了么？我是说这名儿贵气了。”

绳说：“那，弄个石碾压压？”

捆气了，说：“……你下地去吧！下地去！……”接着，他看了儿媳妇一眼，说：“我看，还是叫狗蛋吧，名贱人不贱。”

女人正在纳鞋底子，女人说：“娃大了，狗蛋不好听，别叫狗蛋。”

捆说：“还是叫狗蛋吧。”

女人很坚决地说：“不叫狗蛋。”

这家一向是女人说了算的。捆就说：“去吧，绳，再跑一趟，去领教领教。”

于是，绳颠颠地又去找了老师，尔后拎着一张纸回来了，说：“老师说，就加个鬼吧。”

捆有点疑惑地说：“加个鬼？”

绳瓮声瓮气地说：“老师说的，加了个鬼。”

捆说：“我看看。”说着，就把那张纸拎过来，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了好几遍，说：“那‘斗’还在呢。加个鬼就镇住了？”

绳说：“人家说能镇住。”

于是就叫了李金魁。往下讨论的就是大事了。捆说：“我看，就让金魁跟他舅去学木匠吧，好耍是门手艺。”

女人说：“太小了吧？”

捆说：“起根学是门里滚，大了就失灵气了。”

捆说：“成一个张瓦刀也就十年的光景。”

捆又说：“成一个张瓦刀就可以坐酒席了，净吃好菜。”

女人也没再说什么。女人只说：“虽说是他舅，也得封刀礼吧？”

捆说：“那是。礼不能缺，至少